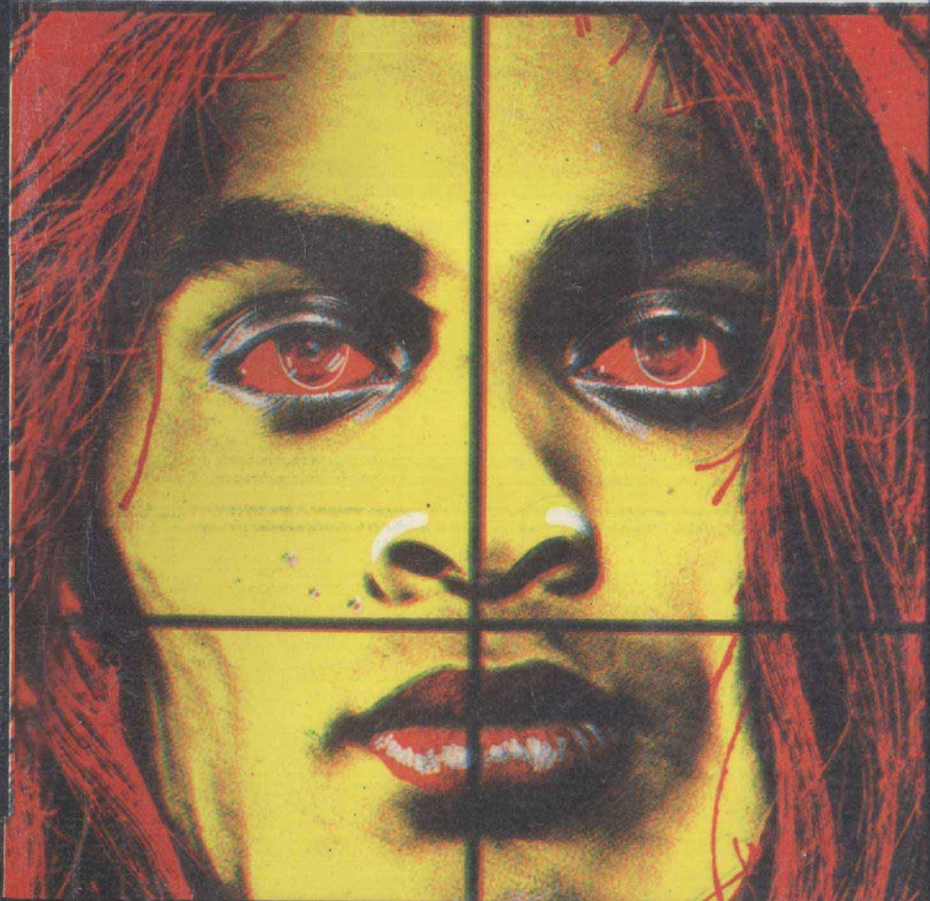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当代文学书系

平凸 著

玄皇



中国当代文学书系

玄 皇

平 凸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玄 皇

(中国当代文学书系)

平 凸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、邮政编码 110001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长春市第六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8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8.25

1994 年 7 月第 1 版

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,000

责任编辑:任宁 封面设计:庆东

责任校对:王力

ISBN7-5313-1253-0/I·1121

定价:7.20 元

云烟提着菜篮，顶着小雨，加紧着脚步往家里走，鱼是活杀的，捂久了就不够新鲜味儿，家任只要拿筷子一沾，立刻就能指出毛病来，这就能让她气闷得个彻夜难眠，恨不得把自己杀了才能弥补心头那份缺失。她跨大着脚步如腾云驾雾，心头晃动着家任的影子，忍不住嘴角泛出了微笑，那个心爱的男人就是她的丈夫，每一想到这层关系，就周身通畅得被幸福感所笼罩，顾不得天空细雨，顾不得地面泥泞，顾不得手里的东西。

“哎呀——哎——”

她坐在地上看着往来的人群车辆，和俯视着她的小老头，正满脸歉疚的向她连连的说：

“对不起——小姐，对不起！”云烟猛然胀红了脸，用手撑着地，刚站起来一半，脚下一滑又重重的摔了下来！

“哎唷——”她觉得脊椎骨端一阵疼痛，半躺着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“小姐！小姐！”小老头张着两手就要来搀扶她。

“滚开！”她暴怒着。

“好凶！”围观的人嘀咕着。

“什么东西！”她竖起两只电筒似明丽的大眼，瞪着四周的人：“败类，只说风凉话！标准的见死不救，袖手旁观！”

“敢吗？”有人阴阴地回她。

她缓缓的从地上站起来，气得感觉不出浑身上下哪里疼痛，围着看热闹的人相继散去，只有倒在地上的摩托车和提着她菜篮的——小老头，惶恐地等着她发落。

“给我！”她用手夺过菜篮，“骑着个破车横冲直撞，出了人命你拿什么赔？！”

“喂！你这——个——女——小姐，”有人回过头来打抱不平：“是你撞到人家车子上去的，人家为了让你，差点撞上汽车，那才真的出人命！那才真不知该谁去赔命呢！”

“多管闲事！”云烟悻悻然的丢下一句话，推开挡在她面前的小老头，揣着一肚子窝囊，手里的菜篮好像装进了石块，显得特别沉重，她现在依稀记得小老头满地抓鱼的狼狈相。

唉！她从心底叹着气，那些已被破肠挖了肚的鲫鱼，虽然在塑胶袋里闷了好久，血淋淋还是活蹦乱跳的，被那倒霉的小老头两手拼命的掐着，这会子是死定了！这么好的鲫鱼，可遇而不可求，连订都订不到，偏偏碰上这样儿的事！报纸上天天有车祸，从不知是怎么发生的，事情临到了自己身上，她还是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她绝不信路人的话，自己发了疯，往摩托车上去撞。

她站在大门口，放下菜篮搓着手，往口袋里找钥匙，小钱包还在，钥匙遍寻不见，那一跤跌得——总算丢了点东西了！她万分懊恼的按着门铃，担心吵醒了婆婆的早觉。

“谁呀？”对讲机传出来的声音既不是婆婆，又不是王嫂。

“对不起，我按错了！”云烟皱着眉，鼻孔里往外冒烟，今早真诸事不顺，雨下得又越来越大了，她拂了拂发上的雨珠，看准了自己家的对讲机再按铃。

“谁呀？是谁呀？”陌生的声音不再陌生。

“怎么——”云烟疑惑着是不是对讲机搭错了线：“是四楼张公馆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是的？”她不由得心头火起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哎呀！”对讲机里突然笑了：“你是云烟呀！我听出来啦！凶巴巴，又——”

“开门啦！”她更吼上了。

对讲机响了，大门才应声打开，她听到对讲机中传来的远远的对话：

“妈，云烟不知在哪儿挨了——”那逐渐模糊的声音，显然是大姑。

“她呀！”婆婆的声音更遥远。

她放下菜篮，在大门内站了一会，尽量的整理着自己，这身泥污可以不在乎路人的侧视，可不愿落入大姑的眼里。

提着越沉越重的菜篮上了楼，往四楼才走了一半，王嫂就忙不迭的下楼接过她的菜篮，一边知情识趣的小声说：“我在后阳台洗衣服，没听到门铃，”突然看到从她头发上往下滴的雨水，抬手就要替她擦拭：“哎呀，头发——”

“少动手动脚！”云烟拂开王嫂的手，推开家门，走到干净明亮的家里。

“妈妈——妈妈——”佳佳张着小手，向她奔了过来。

“佳佳。”云烟笑了，很快地把佳佳抱在怀中。

“佳佳，奶奶抱！”婆婆沉着脸把孩子接过去：“你看你一身湿，佳佳才换好衣服。”

“新衣服好不好看？”大姑跷着二郎腿坐着：“大姑姑帮他买的，老二那件有点小，我拿去换。”

“喔！”云烟气不顺的走向洗手间。

她正在关上洗手间的门，听到大姑赌气的说：

“妈，我还是回基隆吧。我是来看你的，不是来看别人脸色的。”

别人！嘿！

她猛然开了门，从洗手间出来，一边往自己卧房走一边大声向王嫂说：

“王嫂，把鲫鱼先拿出来洗了。”

“妈，有鲫鱼哎！”大姑姑说：“你最爱的。”

“你又糊涂了。”婆婆冷冷的：“我今天吃斋！”

云烟从卧房拿了换洗衣服出来，向婆婆说：“我替你买了油豆腐皮、腐衣，烩冬菇。”她又叫着：“王嫂，把冬菇泡了。”

“冬菇——”王嫂握着手，苦着脸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先洗一洗再泡，那泡的水——”云烟一边往洗手间走，一边关照着。家任再三提醒她，她哪会忘了婆婆的生日。

“冬菇——没有了。”婆婆接得很快：“我做主送给瑞芳了。”

云烟眼光向上的看着客厅里的众人，大姑瑞芳逗着佳佳，对她婆媳这番对话好似根本没听见。她只好向王嫂说：“别忘了买冬菇。”

话才说完，一个喷嚏打得她赶快往洗手间跑。

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，云烟心情开朗了点，她决心把这一上午的种种不愉快忘掉——过去了，就过去了！瑞芳到娘家

来拿东西这也不是头一次。再说，她也会不轻不重的给佳佳和瑞瑞买点东西。中午，她或者再派王嫂去买点菜。她盘算着心事，一边把头发吹干。对着镜子拉了拉自己紧绷着的两颊，放了手，她倒真笑了，白净的两颊被拉红了，衬托得自己更——她向自己骄傲的撇着嘴，她没见过几个人有自己的花容月貌的，尤其——她有点不好意思，她的身材，生了两个孩子，仍然和雕刻的一样，匀称得恰恰好。

难怪——她陷入一阵玄思默想中，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间，这才赶快把洗澡间收拾好，走到客厅一看，空荡荡的，倒是一大堆谈笑声从厨房传来。

“大姑姑，”她一向跟着孩子叫瑞芳：“今天中午——”她突然直着两眼傻了：“你——”

“今天中午你享享福，尝尝我的手艺。”瑞芳忙着烧鲫鱼，头也不回。

“你把鲫鱼——”她感到全身的气直冲喉头，简直想大喊大叫起来。

“中午简单一点，”婆婆说：“一个鲫鱼，一个黄豆芽，豆腐汤。”

“瑞芳，”云烟撇开婆婆的话不搭腔，直接向大姑说：“鲫鱼就留到晚上吧！等下王嫂到小店去叫两个菜。”

“晚上她要回基隆了。”婆婆脸板板的，明摆着副一言九鼎的不可抗拒的威严。

云烟站在厨房里，看着她们忙得高兴，毫无自己插手的余地，直觉得浑身一阵阵的寒栗，她僵立了好一会，才强迫着自己移动脚步，把自己关在孩子房里。瑞瑞一个人坐在地上玩玩

具，一岁多的孩子看着她笑。

“该吃奶了，妈妈给你冲奶。”

云烟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冲奶。心里已打定主意，让她母女去吃饭去，落得个眼不见心不烦。

“张太太，吃中饭了。”王嫂走了进来：“我来喂瑞瑞。”

“你去跟老太太说，瑞瑞在吃奶，我等一下吃。”云烟沉着气，尽量不使自己失态。

“我来喂瑞瑞嘛！”王嫂弯下腰来抱孩子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云烟瞪眼低着嗓子叱责。

“大姑——”

“少废话，”云烟说：“出去。”

王嫂只好走了。

“把门关上。”云烟在她身后跟了一句。

母子两人守在小房间里，好像被全世界的人遗忘了。结婚这么多年，孩子也生了两个，她谢云烟在张家永远像个外人。鲫鱼被煮了还在其次，她受不了瑞芳喧宾夺主，凡事不和她商议一下，自为自主，自说自话，眼睛里哪有她这个人。

瑞瑞吃了奶，玩了一会又睡了，她一个人溜回自己房间，在床上睡了一觉，是被王嫂叫醒的：

“有人找你。”

“谁？”云烟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“姓黄，就是常打电话来的那个黄什么制作人。”

“讨厌！”云烟只好出去。

“你还没吃中饭呢！”王嫂关心着她：“要不要我弄点什么给你？”

“不用，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！”

客厅里除了黄制作人之外，婆婆和瑞芳也在一角坐着，低低的谈着话，把个登门拜访的客人凉在一边。

“黄景塘，”云烟招呼着：“你见过我婆婆和我大姐了？”

“没——”黄景塘站了起来，向张老太太鞠躬：“老太太，大小姐。”

“请坐。”婆婆比了比手势：“王嫂，倒茶。”

“黄景塘，你真不死心。”云烟笑着。

“在电话里你容易推，当面邀请，再向你详细说明一下剧情，故事太好了，等于是替你写的本子——”

“本子呢？”云烟不等他说完，拦着他说。

“我没带在身上，”黄景塘傻了眼，想不到云烟态度突然转变。

“我看了本子再说好不？”

“本子——我明天送来。”

“找个剧务送来就行。”

“好。”黄景塘看了看表：“这个时间，我可以找得到人——拿本子，我先走一步。”

“也好。”云烟站起来送客。

黄景塘向老太太鞠躬道别。他前脚才出大门，瑞芳就提着噪着子问了：

“又要演剧啦？”

“还不一定。”云烟不想多谈。

“我家左邻右舍这下又有得谈的啦，”瑞芳笑着：“上次你演的是什么事——”

“好啦，”婆婆拦着：“家里又不等着钱花，有丈夫有孩子的还抛头露面，招什么是非！”

瑞芳点头：“电视台是复杂，龙蛇混——”

“我在电视台演过戏，没碰到什么复杂，什么蛇，接了通告就准时出席，演完戏就回家。”云烟颇不以为然，暗暗的更下定了决心：“什么事单纯，什么事复杂很难说。”

“好啦，”婆婆向瑞芳说：“她的事我们也管不了，只要她丈夫受得了个上电视被人评头论足的太太，我们还能说什么？”

“妈，我倒不反对，”瑞芳说：“我的邻居都喜欢谢云烟，电视上还没有哪个女明星比得过云烟的。”

“你少胡说！”婆婆大声叱责她：“你是死要出风头，就顾不了你弟弟了，我们是为你弟弟的——的——，不是为了讨好你的邻居的。”

“家任不反对呀，”瑞芳毫不退让的顶了过去：“去年云烟不是演了一档戏吗？他又接又送的乐得很。”

“嘿，你们都乐得很，就没人想想或是问问我的想法。”婆婆脸色更是阴沉：“我一个寡老婆子——”

“好，我要回去了，”瑞芳拿起皮包和冬菇就要走：“你们家才真复杂。”

云烟只好站起来送行：“常来玩。”

“玩？”瑞芳撇嘴：“谁陪我？能耽误你睡午觉吗？我看哪，还是少回来的好。”

瑞芳才一走，婆婆就一连声的叫王嫂。

“王嫂，王嫂。”婆婆显然有一肚子气：“都到哪里去啦，大白天的，难道去睡觉呀！现代的人也太不懂规矩啦！床像敞在

那里似的，被子也不用叠，随时随地都能倒上去挺着！”

“老太太，”王嫂急忙走来：“我在替瑞瑞换裤子，他尿湿了。”

“佳佳呢？”婆婆问。

“他睡了。”王嫂揉了揉发涩眼睛，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

“怎么？”婆婆直到王嫂脸上去问她：“你们晚上都干什么去了？把觉留到白天来睡，白天是工作的，上班的，晚上就该好好的休息，才能养足精神。你看你，哈欠连天，干脆好好的去睡一觉吧！别在这儿像个睡美人似的惹人讨厌！”

云烟再也受不了了，返身回到卧房，用力的把房门摔上，顿时房外就造反了似的沸腾起来；两个孩子都哭了，婆婆哎呀哎呀的叫着心疼——

“老太太，老太太。”王嫂不知该张罗哪一头，叫的声音比谁都大。

云烟坐在床边，两手捂着耳朵，恨不得立时从这片喧嚣里消失——

“家任！你怎么还不回来！”

“家任！”

房门外，婆婆哭叫着呼应着她的心声。

“家任，妈妈心疼，头疼，你快回来吧！妈妈——”

二

“你评理！评理嘛！”云烟跺着脚，对着闭目躺在床上的家任喊着。

家任捶着床，另一手压在两眼上：

“求求你，半夜三更的，声音别这么大！”

“半夜三更，你还知道是半夜三更，你不是才回来吗？”云烟越发感到委屈：“从一大早出去，不声不响的——就不见了！只准你深更半夜的才回来，不准我——”

“我打了电话告诉你的——”家任拉长着声音，慢慢的说。

“你打了电话！我怎么没听到你的声音！”云烟嗓子越来越尖厉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，这个家虽然跟个疯人院差不多，我也只有好好的呆着，就等你一句公正话！”

“公正话，”家任冷笑：“你还讲公正！我明明告诉王嫂不回来吃饭了！”

“叫王嫂转告我！王嫂明明叫你和我直接说，你怕我不答应——”

“我是怕你！”家任从床上猛然跳起，开了房门就往外跑；“你不让我睡觉，我不睡好了！”

“家——任，”云烟跟着追了出去：“你敢出大门！出去了就不要回来！”

家任在客厅里被妈妈拦住了：

“家任，”张老太太手捂心头：“你们——已把家吵得鸡犬不宁，还要怎么样，要把家丑张扬到大马路上去呀！我们活着的人都不要面子，不要脸了，总得让你死去的爸爸地下安息吧！”

家任不愿母亲加入战场，拉着云烟又回卧房，向云烟打躬作揖的哀求：

“做做好事，有话明天说！”

“你听到了吧！”云烟气得眼泪直流：“我学都学不会，夹枪带棍，指桑骂槐，含沙射影，骂人不带脏字，我受——”

“你多心！”家任吼了起来：“你看的剧本太多，学的名词太多，好好一句话，你偏要往坏处想，弄些不三不四的，什么含沙射影呀，来扣，来套！”

“张家任！”云烟大哭了起来：“你昧着良心胡言乱话！一句公正话都没有！”

“公正话！你真要听公正话？”家任指着她的鼻尖，自己也气得变了脸色：“我妈妈也就你的婆婆，老年人说话，你听着点，她的要求你做不做不到，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你！你这做儿媳的，拼命跟她顶，跟她计较，还想叫我向着你，派我妈妈的不是，你——你真——做梦！”

“好！好！张家任，你别后悔！”云烟气得只能威胁。

“你别又拿演戏来吓我。”张家任冷笑地说：“你这个脾气能在电视台混？以往去也是你，不去是你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！”

“我——”云烟也索性恨上了自己：“我会熬下去，别人再怎么伤害，也不敢面对面指责批评我，何况那些人都是外人，不是我的婆婆，不是我的丈夫！”

“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”张家任只有叹气的份：“你演不演电视剧，我没有话说，吵了那么多次了，再吵就毫无意义。”

“当然，只有你母亲永远是对的，你是绝不妥协的。”云烟瑟缩在沙发上，一天折腾下来，现在觉得饿了。

“人没有十全十美的，母亲年纪大了，就算个性上有点强，也改不过来了。这一点我们应该想得到。”家任睡在床上，祈求得到一份安宁：“别再闹了，早点睡吧，我困得眼都睁不开了。”

云烟没有理他，再吵，再闹干什么呢？她捂着肚子向房外走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家任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瞪着红丝密布的两眼，像看到了一条危险的眼镜蛇。

“我去吃饭，干什么！”云烟也吼了回去：“我一天粒米未进，我——都要吐了！”

家任叹了口气，无可奈何的下了床，跟在云烟身边：“我陪你。”

在冰箱里找了些剩菜，煮了碗菜泡饭，坐在餐桌边慢慢的吃着。家任替她泡了杯茶，陪着她。

“一天没吃东西了，慢慢吃，我陪你。”家任抚着她的肩背，体贴的说。

一阵缠绵激动，云烟放下了饭碗，流着泪，伏在家任胸口：“家任，你如不是独生子该多好。”

“傻话，”家任环抱着她：“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，我就让你知道这个事实了。”

云烟往他怀里靠紧了点：“我那时好感动，你是个孝子，你那么诚恳的对我说：‘我不会离开我母亲，我也不能没有你，没

有了你，我今后的生命中就只有母亲，没有人能取代你。’我好感动。”

家任抬起她的脸来，看着她笑：“我们为什么要吵架呢？”

“总希望——你帮我哟。”

“我会帮着你，向着你。”家任拂开她脸上的乱发，怜惜的说：“原谅我不能帮着你对付我母亲。”

“对付？”云烟吓了一跳。

“有时，我也不会说公正话。你年轻，你是晚辈，你得委曲求全。”

“我以为你不知道。”云烟又委屈了。

“知道也不能怎么样啊！”

“家任，我还是不要接黄制作人的戏吧！”

“最好，孩子还小，家里需要人。”

“明天他如打电话来，我就直接回了他。”云烟笑着吻了吻家任：“我有了你，什么都不要了。”

“我们的儿子呢？”家任惩罚似的拧了拧她的鼻子。

云烟笑了：“我真不像儿子的妈，他们以后一定没有你这么孝顺妈妈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有个好爸爸做他们的榜样。”家任打了个哈欠：“睡觉去吧！”

“我可以跟你谈一夜。”云烟赖着不动。

“我明天有重要的工程会议，不能迟到，也得全力以赴。”家任拉她起身。

夫妻俩环抱着彼此的腰，相依相偎的往房里走，经过老太太房门口时，听到房内有茶碗盖的声音，夫妻俩相视而笑，蹑

手蹑足的轻轻的走回自己房间。

黄景塘上午十点不到就来了，云烟刚从菜市场回来，带着王嫂正在厨房里忙着。解了围裙就到管厅来见黄景塘，特别客气的笑着：

“黄制作，今儿早起呀！我再三请你找个剧务来，你干嘛自己跑呢？”

“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黄景塘把戏本放在茶几上：“你看看，很感人的故事。”

“黄制作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我如不喜欢，不管有多感人，我——”

“我懂，我懂，”黄景塘笑着：“电视台好演员不少，我特地来请你出来，自然是经过思考的。”

云烟忍住翻了翻剧本，这一翻就看上了，把黄景塘给忘在一边。黄景塘笑了笑站起来告辞：

“我走了，让你看剧本。”

云烟放下剧本：“喔，不多坐啦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来听消息？”

“我打电话给你，不能再麻烦你跑。”

“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出了孔明，跑三次也好显一显我的诚意。”

“现代人，两次足够了。”云烟伸手和他握别。

“给我个时间。”黄景塘两手握住她的手殷切的说。

“嗯——”云烟思考着。

“门怎么开在这儿呀！”婆婆过来关门，看到云烟和黄景塘双手相握，简直吓了一跳：“是你们。”